

標點本《北齊書》校讀

孫吳時期朱應、康泰的扶南之行

輯本梁元帝《職貢圖》序

南海諸島考略

試論漢代的社會性質

中國古典社會的債務奴隸問題

西周奴隸考

春秋奴隸考略

先秦儒家流派的演變及其有關問題

秦代的奴隸社會

中国古代史研究

陈连庆教授

学术论文集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東漢的屯田製

漢律的主要內容及其階級性質

漢代兵製述略

漢代的國有土地及其經營

兩漢之際河北農民軍雜考

西漢時代的賓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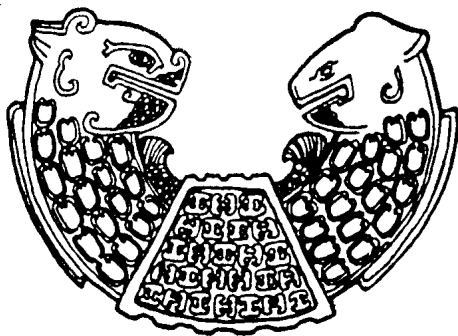
西漢與新莽時期的少數民族士兵

東漢時期的少數民族

□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

中国古代史研究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(吉)新登字07号

Zhongguo Gudai Shi Yanjiu

中国古代史研究

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

ChenLian-qing Jiaoshou XueShu Lunwen Ji 陈连庆 编著

责任编辑: 田 虎

封面设计 姜 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 大32开本 39.75印张 10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953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—840册 定价: 上下册 24.00元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-80528-538-1/K·223

陈连庆《古代史研究》序

予与陈连庆教授所业同，又同处一地，设帐大学又同，顾初不相知也。惟于于思老处频频遇之，而未交谈。思老为言君博学多识，思老固爱才者，以与北大张政烺教授并称，予始知君非凡才也。思老又言君好学而笃志，惜不常写作，与张君同。嗣君稍稍出所作实《东北师范大学学报》，而张君亦频有作，于是思老之憾弭焉。及拨乱反正以后，予每出席政治或学术集会，辄与君俱，或共处宾馆一室，相与促膝深谈，察君词色，知于古史古文字之学淹贯彻通而谦以下人，无自矜之色，益心服之，以为所见学人中未有其匹，益信思老识鉴之精。

及吉大古籍研究所议汇刊《雪堂遗著》，盖台湾实已着先鞭，惟其书悉依原本影印，校勘缺焉。金议宜精校，图谱虽作者开其风气，然解放后地下重出不已、补不胜补，宜先刊论著，惟君图谱应并重，盖自是而君之论著益宏富矣。

1982年春，予不幸病脑血管痉挛，两耳并聋，遂瑾户不出，凡学术研讨会悉弗预，索居无俚，独君频过我，笔谈少顷尽数纸，娓娓不倦。予翦陋不能如君之精博，惟晚年喜效宋人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容斋随笔》，不拘篇幅长短，或数百言，或逾千言，又有类于亭林《日知》潜研《十驾》，以史事为纲，旁涉人物评陟，不剿袭陈言，遇谬误则加驳正，言之有物且笔挟阳秋。其已整比成书者著《枫窗胜语》，未整比者尚繁，举以质君，荷君首肯，谓予文殆以少许胜人多许者，虽小品文，词必已出，意度波澜皆有法，令

今日年轻人无能措手，非泽古多通者不能，予深愧其言。君谈论甚多，不能悉记，如言王氏《水经注校》书。人咸誉之，实则王书有缺点，未见《大典》下半部，全氏校本在天津，王未见，至华师断句误处太多，君不欲揭人短故弗著。

君伟軀干，寡言笑。中岁曾以疾受手术获愈。晚年复罹疾。医言不治然不使君知之。予于1988年夏离休，将与家人合寓连滨。君闻而慨然以诗赠别（五言律一首，用大篆写。以君遗墨，郑重缄藏。移居时，一时寻觅不得），予依韵和之，谓此后离多会少，惟藉鱼雁通情愫。别去年余，书通三五，皆言读书所心得。时君已病，或在医院，或在家。果未久而噩耗来，予为惨然，不意君去之速也。先此哀君行云以瘞歿，继之以贾君敬颜，三君皆淹雅有述作，与予交旧；而尤服君学精而守约，不聳声气，行同古人。

今年四月初，君弟子田虎与君小女翰先后抵予书，以君论文集将鸠集付刊，且索序，予序君集，乃夙志也。时予以病膀胱溺血入医院，及病退出院，已三阅月矣。力疾览君集中篇目为类四：曰殷周，曰先秦，曰两汉，曰三国（包括古金文考释、专题考释、专书考释），凡为文七十五篇，炳炳麟麟，可谓富矣。予每读君文，辄敛手叹服，盖前贤读书所心得，君无不囊括而贯通之，无论大题小題，皆能穷厥原委，得其精要，无废辞，读者当自得之，何俟予喋喋为。虎与翰辑录遗著有劳，是以慰君于地下，而君之甥女陈见微，早得君指授，能传其学。

岁在庚午七月三日，罗继祖序于连滨白云新村寓居之一线堂

序

赵 俪 生

连庆兄长我一岁，先我而去了。侄女陈翰写信来，叫给文集写序。这意思我是明白的。旧籍中一位学人逝世，其墓志碑传，全要托付得人，而被托付者也都能“不辞而为之文”。但要我来承受这种委托，是有局限的，也就是说，有合适的部分，也有不合适的部分。论情谊，应该说是够了，我二人同事虽仅半载，但其后神交四十年，鱼雁频通，学术见解几乎尽同相是而无所忤。但论学问，特别是所谓旧学根底，我却望不到连庆兄的项背，他太渊博了，根底太厚了，让我来状述他，怎么能配得上呢？我说这话，丝毫不带有诋人或自贬以示谦抑的意思。有井水饮处皆知我最不富于谦抑的品性。我说这话的意思，是要把连庆兄一生晦为人知的一些底蕴留给后世。我很快也要随连庆兄而去了，我再故作谦抑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大凡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诱导与奖进，也免不了要受他所处环境的这样那样的抑制和局限。有时，这些外力是无可超越的，自己无可选择的，也就是说，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。这几天我们从电视中看到巴格达住进指定公寓里那些美英平民，他们能选择吗？同样，六十年前日本军阀统治东北近二十年，这对连庆兄来说，能选择吗？当然，个别东北人跑到重庆的也有，跑到延安的也有，但那究竟是少数，绝大多数还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忍受过来。试想，这不是一年

两年，而是十五至二十年呀。在我与连庆兄的应对进退之中，我深深体会到这件无可超越的事在他身上打下的沉重的烙印。他在骨子里更顽强，但在表面上更晦黯。这个特点，从他的全部学术上也可以体察出来。

我常说，我平生有两位最爱谈学问的朋友，一位是童书业先生（号丕绳），一位就是连庆兄。他二位都是谈起来没有完，两三个小时持续下去，由于兴趣充沛，所以谈者听者均不感疲劳。但两位在方法论的方向性上，却截然反背。丕绳兄最爱谈观点，他的话往往总是这样开始，“我又有了一个新观点”。你仔细听下去，观点，观点，他与古往今来的某观点有什么差距，与另一观点又有什么差距，几乎一点史料的事儿都不沾。可是等他过几天写出文章来时史料全托出来了。连庆兄与此恰恰相反，他是史料，史料，一直是史料。你仔细听下去，有很妙的体会。那就是说，他的史料不是三刀两爪子现抓现拿来的，也不是为了说明某一结论有意组织起来的，他是从长期自如的读书中涵泳出来的。那么自然，那么绵密，一点不沾强证成说的迹像。我懂得这样子谈学问，是很不容易的。他一句不谈观点，但你听过之后，经过反思，他的观点本身，不就埋藏在谈话之中么。

这两位都是魏晋封建说的主张者。但表现又有不同，丕绳一直有惧怕什么的心态，总是担心会与某权威相抵触，所以写文章时不免把观点变来变去，给别人留下的印像不是最好，自己也经常说心不谓妥。连庆兄有没有惧怕心态我说不清楚，他的办法是藏在肚子里，不表露。他在晚年的自述里说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，他只发表过一篇文篇；三中全会后的不到十年里，他一鼓气发了50多篇。三中全会以前的那些悠长岁月，也就是他有受抑制感的年代，也就是他顽强而晦黯的年代。试想，80年代在南湖的会议上，还有人说魏晋封建说是“托派理论”嘛，你叫连庆兄如何

不晦黯呢？

但在我看来，只有连庆兄才够得上是魏晋封建说的盟主，只有他才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彻头彻尾的研究者。他研究了西周奴隶制的早期性，继之他阐述了春秋的过渡性，然后他揭示了从战国到王莽间360年古典奴隶制在中国历史上之降格的出现。他对债务奴隶和西汉小农破产的研究，是精湛的。再继之，他又研究了奴隶在北朝和南朝的残余，作为尾声。这样，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奴隶身份，也就是说，人身的全强制身份，亦即经济强制与超经济强制加在一起的一种强制，自始至终，自浅到深，自初期到发达期到衰落转化期，做了细致、绵密的研究。在这方面，他和有些人是区别着的。那些诸公们，往往是只抓住几个条条死抠，有的抠经典文段，有抠罗马史，有的抠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中的只言片语，以及与这些只言片语关联的若干琐细考证。他们给人的感受是醒目的；但也是单寡的。连庆兄不是如此。他从一种类乎“南高派”^①的学风出发，慢条厮理地进行罗列，比较，分析，从更广阔而不局促的天地里强化自己的说服力。现在，这些文章都收在本集之中了，读者可以自取。其实，外国学者凡要真正搞清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之究竟者，满可以将本集内的一些精彩片段摘译过去。

连庆兄并不单止研究历史上奴隶身份的衍变，他还结合了土地所有制和兵制来综合在一起研究，这样不仅仅加深了对奴隶制的阐述的说服力，并且对井田制、屯田制、占田制和均田制都有了更透辟的看法；他对占田制的种种阐释，是精湛的。这种透辟和精湛，据我的理解，是由跨越而来。过去搞历史的，讲究搞先秦的不涉两汉，搞两汉的不谈魏晋，这样搞出来的学问是狭促

①：指以柳贻征、缪凤林、向达为代表的原南京高等师范的一派史学风格。

的。连庆兄不是如此，无论讲课也好，写论文也好，总是跨越三段，这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使自己史学幅度宏阔，见解通达。那些只会拿一点竹头橛教给学生的，虽然自己也沾沾自喜，但到头来只可能是三家村的学者。

任何人都有局限，连庆兄也不能例外。譬如说，“文”、“史”、“哲”三个方面，连庆兄一生是相当地集中在“史”上了。对于“文”（文学），他在自述里说过，他对诗词极饶兴趣。我也听到过他谈诗，那是很精妙的。但他自认缺乏灵感，所以一生不以辞章擅场。“哲”呢？这当我考虑连庆兄一生时，不能不是一个谜。他读书如此渊博，不能说对孟、荀、老庄以及程朱陆王没有心得体会。他为什么不写文章呢？这问题，在他生前我未及问他，而今已莫及了。可能这与50年代60年代的学风有关，那时讲历史最着重经济基础，至于社会意识和人们心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，则是到80年代才被普遍关切的。但潮流是一回事，自己在肚子里的又是一回事。当时潮流不提倡，我们私下里照样搞，这样的经验是很多的。那么，连庆兄为什么不、或者很少涉入哲学呢？我这样想并且这样问的原因是，历史是少不了哲学的，也就是说，少不了理性思维。理性思维能使感性史学发生惊人的变化，产生升华的认识。连庆兄不搞这些，这一点上我至今困惑不解。另还有一种揣测。有一位非常权威的老一辈史学家评论章学诚时曾说，“读书少的人爱发议论。”这句话的逆反命题自然是：读书多的人就发不出议论来了。连庆兄是否因为读书太多就自我抑制了哲学兴趣和理性思维了呢？估愚此，以待后世高明者的论定。

据说，责任编辑同志许诺我可以秉笔驰骋，万字不禁。但我究竟是老了，就这四千字，已经是断续想了四天，写了四天，只好结束。连庆兄很爱的两句诗是：“天意怜幽草，人间爱晚晴。

我认为，用“幽草”自况是不确切的，连庆兄哪里是幽草，他是一片东北大森林，茫茫无际。“晚晴”倒是确切的，在晚晴的光辉下，连庆兄一生呕血之作才得以按目前的样子托给人世，托给学术界。连庆兄有了这部文集，庶几乎可以不朽了。

1990.8.25日于兰州

序

何 兹 全

我和陈连庆先生是五十年代初认识的。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，他从东北到北京来，到我家来看我。虽然是初识，但谈的很高兴。连庆给我的印象是：学识渊博，多有创新之见，人极随和可亲。

此后，多少年没有联系。我一向是懒于写信的。后来才知道，五七年反右时，他被冤屈的错划为右派。多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党忠诚的人，只因忠言逆耳被划为右派呀！连庆不过是其中的一个。

1978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史分问题讨论会上，又见到他。现在回忆，好象他参加会不多，我们谈的也不多。这次会开的是比较成功的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大家又在自由气氛中呼吸，心情都很舒畅。我作了“魏晋封建说”发言。讨论相当热烈。后来听说有人评论这次会说：“西周封建说，东山再起；魏晋封建说，卷土重来。”大家有话敢话，可想见会上的气氛了。但我回忆不起连庆发言。在分问题上，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，都是主张汉魏或魏晋封建说的。

此后，开会见面的机会多了。秦汉史学会、魏晋南北朝学会，会上讨论，会后谈话。有时是天南地北，有时谈学问。我对他的学问、为人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连庆的研究方面是比较宽阔的，从这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也

可以看出来。对先秦史、秦汉史、魏晋南北朝史，他都有精辟研究和创见。他早年致力过中国古典文学，还在日本学过法律。他精通甲骨文、金文、说文，日语和英语。他对古代文献，如《周礼》、《管子》，都作过考订工作。另外，他还写过一些关于中外交通的文章。就此已看出他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成就的广阔。

连庆读书勤奋而又细致，材料很熟。有时我想起某条材料，就是想不起出处。问他，他总使我满意，指出某条在何书，某条在何书。他搜求材料，非常认真。须要参考的重要材料，到处去找，非找到不可。他注释历代食货志中的《晋书·食货志》，知道美国杨联升教授有一篇英文译稿，有注释有改订，就到处找。有一天到我家来，说跑了几家图书馆找不到。我告诉他：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篇文章我有。”他如获至宝一样非常高兴地拿走了。

连庆为人善良。作事认真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。我比他冒长几岁，他对我亲而尊重。我不知道他的病已很严重，请他评阅博士生陈琳国同志的论文。他病危住进医院时还带着琳国的论文，说一定要阅读并写出评审意见。入院不几天，他就病逝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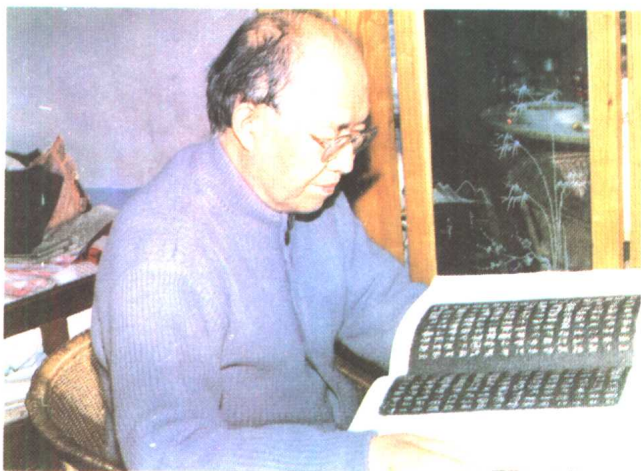
好像是十多年前了，听说他胃病动了手术。说是已有癌变病征但尚未发展为癌。他的夫人是医生，一定是他夫人及早发现的。才免了癌灾，我真为他庆幸。在四川开会时，爬上峨嵋山。他高高兴兴，一点儿没有体弱疲劳的样子。没有想到，终久还是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。连庆的一生是不幸的，我也略知一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真是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春天。他告诉过我，他有很多书和论文要写，又不幸而去。天乎！天乎！

过去半年，我也未走好“运”。三月间白内障动手术，三个月不能读书写字。七月十二日骑车子去食堂买饭，被另一名骑车的同志撞倒在地，腰椎骨第二节骨折。卧床八周。现在才慢慢起来

活动。家里人常说我是“天恩祖德”保佑。骨折而未断、碎、错位，也算不幸中的万幸了，非天恩祖德而何？

我说这些琐事，是想说明：我本来想为连庆的书写一篇谈谈他的学术成就的序。可是因时间关系现在不能写了。这篇没有内容的序，就算给我机会一叙我对连庆同志的悼念吧。

1990年9月30日



陈连庆教授在阅读《甲骨文全集》(1989年元旦拍摄于家中。)



陈连庆教授主持
1986届东北师大古籍所
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
究生论文答辩会。左2
为陈连庆教授。左3为
罗继祖教授。左4为吴
枫教授。左1为刘乾先
教授(1986年6月10日
拍摄于东北师大古籍所。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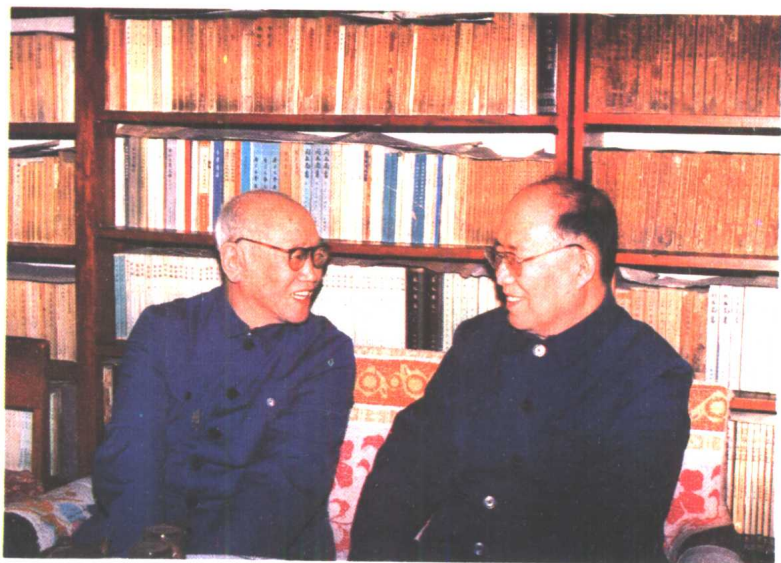
陈连庆教授主持1986届东北师大古籍所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后,与答辩委员会成员以及两位硕士生合影留念。从左至右依次为:硕士生田虎(现为吉林文史出版社文化编辑室编辑)、高振铎教授、陈连庆教授、罗继祖教授、吴枫教授、刘乾先教授、硕士生李晓菊(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)。



陈连庆教授与东北师大历史系徐喜辰教授在书房里合影。



陈连庆教授与吉林大学古籍所金景芳教授交谈。右1为陈连庆教授的小女儿陈翰（现为北师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，导师是刘家和教授）。



陈连庆教授和金景芳教授在一起交谈。



陈连庆教授和挚友罗继祖教授在笔谈。



陈连庆教授和罗继祖教授在品评书法作品。



陈连庆教授和罗继祖教授在研讨学问。